

印順思想的證成與開展(中)

趙汝明

——以《真實與方便》為例——

復次，說中國佛教的研究津要，經典、文獻方面的詮解，應當具有適切的關涉意義，此言要是無疑的話，則其所謂「研究津要」的關涉，亦會對一個研治中國佛教思想的學人，產生應然的認知意義。然而，這樣的看法，似乎不可能完全契證印順法師的研究範域中，而得以通盤的肯定。究其主要原因何在？依筆者之見，這是由於中國佛教在印順法師的心目中，卻有另一股認知向度。此點作者很深諳其中因由，順此就提出：「印順法師對中國佛教的八點看法」這則綱目，而給予具體的表詮。作者如此舉措，應該可視為一種判說。再者，關於中國佛教的表詮或探究這方面，作者認為印順法師自家所提揭的特見，應當值得學界時賢重視的。此言筆者深信確實有一定的理由，但到底其切當的理據何在？筆者依此擬就該節相關的論旨⁹，臚列幾項供予讀者們參究一下。現茲分述如後：

印順法師主張：中國佛教界應發揚中國所發展的，也應發揚從印度傳來而為中國所

保存的。如此不但可以保存印度佛學的勝義，而且可以做為進一步開展中國佛學的寶藏。其中有幾部為中國所獨有的聖典，如中觀系的《大智度論》，瑜伽系的《成唯識論》，以及說一切有部的《大毘婆沙論》，更應予以特別重視。

（頁一三二，引文在「研究中國佛教要能掌握中印兩部的佛教」此標題內）

可知華文系聖典，雖以中期的大乘為主，而教典的傳譯，是不限於中期的。晚期的佛教，已有了頭緒。初期的佛教，有著豐富傳譯。所以從華文聖典去理解，向前攝取巴利文系的聲聞三藏，向後參考藏文系的晚期中觀、無上瑜伽。則印度佛教一千六、七百年發展全貌，即可能獲得一完整、綜貫而又適確的認識。

（頁一三四。引文在「推崇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的地位」此標題內）

修學佛法，應先了解佛法，不是從假設、推論、想像中來，而是有自覺的體驗為依

據。印度、中國等大小乘各宗的祖師，都是依此方法修學體驗，再提出自己證悟的經驗，成立各宗各派。

從學派的發展者，大小、顯密，一切佛弟子，都是根源於禪觀的修證。佛如此，佛弟子也如此。但等到從禪出教匯為大流，承學者大抵偏重傳承，重於論點，每為文句名相所固蔽，迷失在名句糟粕中，不能善巧方便進趣於禪觀的修證，而流為偏於義解的理論，陳陳相因，佛教生命遂致枯竭，甚至如「教觀雙美」的天台，都無法挽回近代中國佛教所面臨的窘境，此間因緣，頗值關心漢傳佛教如何走向未來的人士，加以反省並深思之！

（頁一三九至一四〇，引文在「『從證出教』的中國佛教及其困境」此標題內）

印順法師認為：佛果決非一行一法門就可以圓成的。佛在經中，有時約重點說，修何法，即能速得無上菩提。有時約融攝說，修布施或般若時，即具足六波羅密多。學人如因此而妄執，以為只要修某法某行，就可成佛，不需再修其他功德，那就是顛倒誤解了！

（頁一四五，引文在「不滿中國佛教所具有的圓融特色」此標題內）

再者，說中國佛教的宗派具有何等特殊的實存意

義？此設問要是可以就所謂「精神內蘊」方面來肯定的話，則吾人應當有理由進一步追問：中國佛教的大乘諸宗所開拓的思想義理，是否完全契證世出世間的踐履津要呢？此點在該書第三章有關彰顯中國大乘宗派的實況中，作者亦給予甚為周詳而扼實的解說，依此而揭櫫「印順法師對中國大乘宗派的研究與批評」這則綱目，可謂別具意味之至。作者如此肯定，應該可視為一種推判。至於一系列的引證是否適切？筆者認為基本上仍需以相關的引證來推判才是。究竟其具體的理據何在？此點自可以在若干論旨的解說上，得以明辨。筆者於此徵列幾則主題，轉給學界同仁作一深入的辨正¹⁰。這些主題略陳如下：

三諦說言，可以視為吉藏思想上的突破，但卻明顯地偏離了他做為一代三論宗師的立場。吉藏的三諦思想，或受天台智者的啟發。然而，對吉藏個人言，他或許並沒有開宗立派的企圖，所以對於佛法的理解與發揮上，並未考慮「思想純度」的問題。但如從三論立場來看吉藏，他的融攝眾經，就不免駁雜，而有曲解中觀原意之處，其間誤差，或可視為吉藏融合會通，必然產生的後果。

（頁一五九，引文在「對三論宗的研究與批判」此標題內）

印順法師以為，中國禪宗自有它的偉大處。但偏重心性體證，過著山邊林下的淡泊生活，雖自稱為教外別傳的最上乘，但在行持上，卻沒有大乘菩薩應具有的格局與作風。……

由於中國禪宗具有聲聞性格，加上不重經教，遠離人間，雖能勉強維持門庭，而實質已相當衰落，真參實學的，不能說沒有，只是質量越來越差。到了近代，禪宗更失去了以禪為中心、陶冶僧才的本旨。（頁一八五，引文在「對禪宗的研究與批判」此標題內）

印順法師解說，往生極樂國土，是為了精進修菩薩道；在淨土中沒有障礙而容易修行，所以是易行道。如以為：往生極樂就永遠享福；或以為一生極樂，生死已了；或者想像為往生即成佛。以往極樂為目的，而不知從此正好修行。此乃誤解往生極樂，談不上是大乘的善巧方便法門。（頁一九五，引文在「對淨土宗的研究與批判」此標題內）

四、從理解到運用：印順思想的開展根據

說佛教思想之中的信解向度，可以通過傳說的方式而得以彰顯，則此類方式亦應當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，

作為發展的根據。然而，若要確切地了解所謂佛教「傳說」的內涵，是否首先必須具備充實的理念呢？此點在該書第四章中皆有很周詳的探問，試看一下作者所標別的辨正綱目竟多達七則，便可知其梗概。至此，亦可見所謂佛教「傳說」這一重要論題，在印順思想的整體解讀上，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。然而，吾人亦會有理由予以推問：此所謂佛教「傳說」在印順思想之中，究竟應作何恰實的認知才是？此點基本上自可以就其理念的關涉與歸結，而有所肯定。譬如，曠觀佛教「傳說」之中，亦有許多指涉著精神理念這方面的意涵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在教內仍不乏有學人認為，這些理念自是可取的話，則亦僅是一啓示性的面向而已！此點該書作者大抵皆有直接的舉示，而此舉示基本上亦關涉到論題的要旨，此間所說這些很有意味的面向，就筆者看來，皆是非常可取的。然而，吾人亦可以在這一面向來思考，作者所引舉的向度，應當是對印順法師的探判作出很有深度的設問。此設問即是：印順法師所擷取的基本立場是甚麼？於該書第四章論列出來的題旨，予以泛觀一下，便會有所知悉。其謂：「印順法師對佛教傳說的理解與運用」，如此引舉，確實頗有意味。何以見得呢？依筆者之見，這些具有辨解意味的文義，作者在該章的前言中，就有非常精細的論列，且試讀其中有關內容，定會

知其梗概¹¹。此等論列略引如下：

總之：神話與傳說都是一個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部份，不僅表達了一個民族的感情，同時更深一層地蘊含著這一民族對宇宙存在的看法，對人類生活的願望，以及倫理、價值標準的判斷，可見神話與傳說是了解一個民族心靈的鎖鑰。（頁二一二）

雖然歷史與神話（傳說）並不是兩簡單的對立，在兩者之間似應存值得我們留意的界線存在。如果我們在研究歷史時，不把它從神話中分開，而把它看成是神話的一個連續，那麼，存在於我們心智中神話和歷史的間隙是可以被連接起來的。……一般傳說雖有虛構成分，但不完全虛妄。有些傳說可以幫助人們去認識客觀事實。但問題是，研究者如何透過傳說去了解歷史。（頁二一三）

實則，關涉到佛教「傳說」中的辨解，吾人應當作何具體的判定？而就整體的認知向度看來，神話與傳說這兩者到底有何明顯的差異？此間亦即有關一般傳說的辨解與取向，作者基本上皆有很確實的指涉，這就是在佛教「傳說」之中，吾人應該可以通過相關的意涵，而能了解或認識客觀的事實，然此點作者亦作出很周洽的另一層背反之解釋，其中就是對印順法師所述及的：「傳說，每每是史實的變形」。此一舉措，甚有辨正意

味。的確，從有關印順法師諸多專書中，吾人亦會有足夠理由肯定以上的說法是有意義的。因為此意誠如作者在自家的證文中所言：「綜觀印順法師著作，得知他有關佛教傳說的理解與運用，主要集中在有關印度佛教歷史方面……」¹²這樣的申明，依筆者之見，大抵是相當周洽的。至此，所謂佛教「傳說」的理解在印順法師著作中，所涉及的範域，大抵又是甚麼呢？此點作者依次皆有很洽切的劃分。譬如，相關的敘述範域就有七項之多，這些包括：「釋尊傳記的傳說」、「佛教聖典結集的傳說」、「原始及部派佛教聖典結集傳說」、「器世間的傳說」，以及「中國佛教史上的傳說」等。作者如此引揭，究其舉證出來的內容，到底又是何等樣態呢？於該書的第四章中，作者更具體地標別了有關的綱目，而給予辨正。筆者披讀全文總覺得有關的舉證甚有深度，所以依次簡引一二，以供學界時賢參辨¹³。現茲分述如下：

印順法師認為：有關釋迦牟尼佛傳記資料，零落難詳。即其僅見於記述者，常傳說互異，且間雜以表象之辭。佛陀一生的傳記，以文學集錄為大部，傳誦或書寫而流傳下來，並不太早。在未集成大部以前，先有片段的記錄；片段記錄以前，則被視為事跡，而傳說於僧伽或信眾之間。無論

是傳說，或是記錄傳誦，由於年代久遠，區域廣，彼此間難免有些出入。

(頁二一四至二一五)

釋尊在成佛不久，由於感到有情的「愛阿賴耶，樂阿賴耶，欣阿賴耶，喜阿賴耶」，不容易解脫，而有想入涅槃的傳說。有關佛入涅槃的記錄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、《長阿含遊行經》、《雜事》的「大涅槃譬喻」、《增一阿含經》等，雖不等於就是當時的事實，但卻屬最古老的傳說。

(頁二一九)

印順法師認為，經與律是經不斷的結集而完成的，並非如傳說那樣，最初結集就一切完成了。現存各部派所傳的經律，其部類和組織，彼此間並不相同，內容也大有出入。而各部派都以自宗所傳的經律，為「第一結集」所結集的；這當然有問題，至少各部派有過改編的事實。

(頁二二四)

但據印順法師研究，各式各樣的第三結集，都不符合事實，而僅是部派的私集，名之為第三次結集，不過攀附名王，自抬地位而已。

(頁二二六)

在原始聖典集成過程中，有「佛法等於佛說」的傳說，該傳說起自「九分教」成立，「四部阿含」末期，約當《憎支部》成

立時代。實則，佛法不只是說的，也不限於佛的。佛法根源自佛陀的自證，包括佛的身教與言教。……在有關「四阿含」與「九分教」的關係上，印順法師以為：依「九分教」而集成「四阿含」，是一項意義模糊的傳說。「九分教」的類別，是逐漸形成後再綜合組成的，「四阿含」在原始結集時，就有部分的集成。

(頁二三〇)

部派佛教演變到後來，出現了世親與眾賢對於阿毘達磨論義的大論辯。主要表現在世親的《俱舍論》，以及眾賢的《順正理論》、《顯宗論》上。從阿毘達磨的發展來說，世親的《俱舍論》（義譯為《對法藏論》），是屬於《阿毘曇心論》的系統，世親以《心論》為本，不拘毘婆沙正義，而為更深廣嚴密的論究。

(頁二三七)

印順法師對大乘佛法的具體辨解，乃至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傳說之判別，基本上皆有明確的認知向度來舉列。有關上乘佛法的傳說，印順法師對此無疑亦會非常重視，因為從傳統的角度看，大乘佛法與大乘經論相關的意涵，呈現著不少誤解的空隙，此間主要的原因，固然亦關涉到輾轉承傳而帶來的偏差。印順法師很重視此情境，所以在許多相關的著文，屢屢提到大乘佛法與大

乘經論兩者的確認準則，這一點就筆者看來，亦是很有辨正意味的舉措。依此，有關印順法師如何論列大乘佛法的傳說，乃至中國佛教史上的傳說此等理據？應該可視為一重要的思辨向度。作者於該章所揭櫫的理據甚為詳盡，一系列綿密的引證，確實很有深度，此點在有關的證文中，基本上亦有所肯定。作者如此確認印順法師的理據，吾人自當可以順承該書的解說作一思索。這些很有份量的證文¹⁴，筆者於此約述一下：

依印順法師的看法：在現有的聖典中，「本事」、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等傳說，都清楚的提到是在那裏說，為何人說。其實，這些都是假設的，並非實際如此。「本生」、「譬如」、「因緣」是傳說，大抵因通俗宣教而盛行起來。輾轉傳說，傳說是容易變化的，愈傳愈多。不知是誰為誰說，而推尊為佛說，代表了一般佛教界的共同心理傾向。

（頁二四二）

古代禪者的傳記並不完全可信，因都經過輾轉的傳說，故後人在進行研究時，應注意傳說的多樣性以及應機性。所以付法系統雖可參考，但不能完全視為信史。

（頁二六五）

就傳說史料之本質而言，傳說是富有流動

性的。它在時代與環境的變遷中，不停的演變。在流傳的過程中，有許多重要的因素反而被忽略，附帶的因素倒被強調。所以研究者在面對眾多佛教傳說時，是應有一正確的理解方式與態度。（頁二七二）

五、真實與方便的抉擇及詮釋

該書定名為《真實與方便》，吾人若有興味審視其意涵，應當可以了解到作者所擷取出來的面向，確實非常妥切，這就是所謂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為歸結而作一究竟的解讀。此點在第五章有關的章節中，皆有所標定。不錯，印順法師對佛法自身的開展，明顯地亦肯定如實與方便之間的諸多效能，其中就是在教證依據上，如何料簡「方便」而達致「真實」、又如何通過抉擇「方便」而達致「究竟」？印順法師對這些情況所給予的觀點或立場，基本上皆是非常明確的。在該章前言中，作者先後舉列諸多文義與註釋，把印順法師這些條貫清晰的獨到見解，充分而扼實地勾劃出來，筆者讀後甚為稱賞與肯定。此等觀感就作者看來，應當具有明確的意義可言，這就是佛法的「真實」與「方便」，最終的抉擇仍需要落實相應的宗趣，最究竟的了解亦仍以相應的教證為依據。

註：

9. 參見該書第三章的五二、五四、五八等註釋。
10. 參見該書第三章的一〇〇、一三五、一八四等詮釋。
11. 作者於第四章前言給予的理據，很有歸結性的意味，此中亦甚為明確地提到：印順法師的《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》一書的宗趣所在。
12. 作者於此所援引的資料，總括而言是很適切的，此中當然很具體地談到：印順法師的三部專書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、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以及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等有關提要。
13. 此處作者試就若干文義予以申明，具體內容分別列入「有解釋尊傳記的傳說」、「有關原始及部派佛教聖典結集的傳說」、「有關大乘佛法的傳說」此等綱目，加以推證。
14. 此點在作者諸多證文中，讀者諸君不妨可以泛閱第四章附列的第七十二至七十九註釋。依此，就可知其扼要。

看龍藏經帶來七世平安好運

故宮副院長馮明珠說，有個傳說：「看到康熙大藏經（龍藏經）能帶來七世平安、好運與福氣。」對佛教徒而言，能見到集佛教經典大全的龍藏經，當然會有福報，然而信仰其他宗教者未必能認同。

康熙龍藏經是以泥金手抄完成，共分一百零八函、總計十萬頁經文，當年動用了黃金五千兩書寫。每一函經文重達五十公斤，需兩名壯丁才抬得動。龍藏經除匯集一千餘種佛教經典，另有七百多尊、共五百餘種藏傳佛教神祇造像，每尊造像飾以珍珠、瑪瑙、珊瑚等各式珠寶，既吸收了西洋繪畫技巧，也融合漢藏藝術風格的精華。

明年農曆年前在故宮正館展廳，將會展出康熙龍藏經，屆時，全世界研究者翹首盼望的康熙藏文龍藏經出版成果，也將在民國一百年面世！龍藏經一直是學術界的謎，它究竟是根據藏文「甘珠爾」抄寫，或兼採漢文大藏經？這些年來，外界曾不斷有要求故宮出版「龍藏經」，但因體積「比一般的辦公桌還要大」，過去一直覺得有困難，直到兩年前故宮終於對外宣布出版計畫，可望在民國一百年面世，每套售價新台幣一百八十八萬元。馮明珠說，全世界都等著它出版，而故宮希望藉此「所有福報能迴向中華民國！」